

范金棠 著

特急通缉令



花城出版社

特急通缉令

范金棠 著



蓬江文学丛书

主编：邝 宇 陈锡忠

花城出版社

特急通缉令

范金棠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印刷

(广东台城富城大道 60 号)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75 印张 193,000 字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0-2619-6

I·2238 定价:15.80 元

内容简介

长篇惊险侦破小说《特急通缉令》是一部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熔于一炉的力作。

这部小说描写公安特警追捕特大抢劫、杀人犯罪团伙，情节跌宕，非常曲折，险象横生，扣人心弦，可读性很强。

作家以生动的笔墨塑造了田剑云、石榴芳、龙大元等正反人物形象。特警队长田剑云大智大勇、不怕牺牲、赴汤蹈火；本来正直善良而美丽的山村姑娘石榴芳，蜕变成犯罪团伙骨干，而后在斗争旋涡中又逐步警醒；匪首龙大元原是某部侦察连排长，退役后，变质堕落，狡猾残忍，杀人不眨眼……这贯穿于一个个生活画面，危急时令人提心吊胆，变幻中使人魄荡神驰。

这部长篇集刑侦、武术、言情于一体，是刑侦惊险题材不可多得的佳作。

目 录

1	第 一 章	子夜出击
13	第 二 章	正面交锋
24	第 三 章	转战市区
39	第 四 章	斗智斗勇
49	第 五 章	石榴裙下
72	第 六 章	险象丛生
94	第 七 章	北峰英魂
108	第 八 章	调虎离山
124	第 九 章	跟踪追击
142	第 十 章	各显神通
166	第十一章	崖顶疑阵
178	第十二章	善恶是非
201	第十三章	手足情仇
214	第十四章	撒网诛魔
230	第十五章	劫后逢生
246	第十六章	边境追踪
255	第十七章	最后决战

第一章 子夜出击

匪徒闯关

深夜 11 时许，万籁俱寂，天空洒着牛毛样的濛濛细雨。

突然，一辆军用吉普车像着鞭的野马，沿着蜿蜒如蛇的山间公路，向青峰峡直冲而来。

青峰峡是通往我国西南边境一个重要关隘，在隘口处设有一个军民联防哨卡，今夜是驻军排长林岳明带领两位民兵执勤。

吉普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仍高速行驶，引起了林岳明排长的警觉，他立即吩咐两位同伴将红白相间的木栏杆放下横截公路，并在哨卡前的土坡上持枪居高临下警戒。

转眼间，吉普车已冲近隘口，且车速丝毫没减，林排长赶忙从土坡跃到公路上，两手交叉摆动红蓝小旗，强行拦车检查。

吉普车不得不减速，“吱”的一声停在木栏杆设置的路障前。

林排长走上前，当他借着车灯反射的亮光朝车内望去时，不禁一怔：

坐在驾驶室靠窗处的是个部队军官，看年纪不过三十来

岁，官儿却不小，佩中校肩章，尤其是他那张略显粗糙的面庞，咄咄逼人的目光，以及右额上那道深深的弹疤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林排长严肃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，他“啪”地立正敬了一个军礼，客气地例行职责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接到上头命令，从今晚开始，凡经过青峰峡的车辆和行人，一律查验证件。”

中校浑身一震，语气关切地问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也不知道，只是奉命行事。”林排长坦诚相告。

“肯定又有大事发生，要不然上头就不会要我们天亮前必须赶到边境执行任务。”中校低声嘀咕，并扬起手中的黑色公文包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里面有军区首长的手令和我们的证件，我取出来让你查验。”

林排长见中校低头按动公文包的密码锁，他不便多看，即扭头随意往车内别的地方望去，一望之下，不禁纳闷：车上坐着6个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，车内座位不够，他们硬挤在一起。怎么仅中校一人穿军装，其他人都是穿着不伦不类的便服？

就在林排长生疑之际，中校已从公文包掏出证件递过窗口。

林排长伸手欲接，猛觉手腕一阵火灼般的剧痛，原来手腕脉门已被对方坚硬的五指牢牢抓住，望着“中校”冷酷狞笑的面孔，林排长已知上当，见无法挣脱，即条件反射地朝“中校”猛踢一脚。

只听“碰”的一声巨响，林排长感到脚掌剧痛，额上冒汗，这才猛然醒觉，刚才仓促中踢中的是与对手隔着的车门。

转眼间，林排长受制的手腕转黑，半身麻木，在劲敌面前，他不及多想，迅即用空着的右手从腰间拔出“五四”手枪。

谁料，枪未举起，车内已闪出一道白光，从窗前飞出一柄锋利的匕首，投入他的腹中。

林排长痛苦地哼叫一声，两腿一软，重重摔倒在地，腹中血流如注……

在土坡上居高临下警戒的两位民兵，见林排长忽遭暗算，大吃一惊，慌忙举起手中的自动步枪瞄准吉普车。

然而，他俩未及扣动扳机，从吉普车内伸出的微型冲锋枪已经响了，一轮长点射，两位民兵同时中弹，一齐倒在血泊中。

随着一阵狂笑，吉普车开足马力，撞断红白相间的木栏杆，瞬息间消失在夜色苍茫的青峰峡深谷中……

紧急出击

深夜 11 时 35 分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急促响起，值班干警提起话筒，里面传来微弱的声音：“我是青峰峡边防哨卡，我们……遇到一伙匪徒开枪……袭击……”

值班干警一听，顿时紧张起来，一边记录一边大声追问：“事情经过怎么样，请你详细说清楚！”

就在这时，从话筒里传来一声巨响，随即电话中断了。

值班干警料知事态严重，拿起仅有一行字的电话记录，直奔局长办公室。

身材魁梧，两鬓斑白的市公安局局长郑清松，正坐在办公桌前阅读一份上级公安机关刚刚发来的密码电传，从他脸上凝重的神色，可知这份电传关系甚大。

当值班干警冒冒失失地推门进来时，郑局长射出严厉的目光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急事报告。”值班干警愣了一下，轻步上前。

郑局长接过电话记录，脸色骤变，他咬咬牙说：“来得好快啊……”

他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对值班民警说：“命令特警队迅速出击！”说完又补了一句，“其他警种按处置特大事件方案行动。”说完，他拿起桌面的警帽往头上一扣，大步走出办公室。

警笛呼啸，警灯急旋。

40 分钟后，6 辆装备精良的越野警车，已旋风般扑到青峰峡。

顿时，警车灯，特备强光探射灯，将整个现场照得亮如白昼。

车队刚刚停稳，从“丰吉”指挥车上走下一位中等身材的青年警官。他体格强健，动作敏捷，尤其是眉宇下那双深藏不露的黑眼睛，更显出他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。

他，就是被誉为“警中雄鹰”的市公安局特警队队长田剑云。

灯光下，现场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尽管田剑云从部队的侦察连长到公安局的特警队长，经历过无数险恶的场面，遇大事处之泰然，可是，目睹眼下血淋淋的惨状，他仍然是忍不住猛抽一口冷气——

公路上，红白相间的木栏杆被撞断；

土坡上，两位持枪的民兵倒在血泊中；

一条渗杂着泥巴的血路，从公路旁顺山坡延伸到哨卡门

内……

“控制现场！”田剑云果断地打了个手势。

一声令下，30名特警队员，龙腾虎跃般四面散开，将整个青峰峡口严密控制。

现场中心仅有田剑云和他特意留下的两名助手。

特警队云集各路精英，可谓人材济济。

助手之一的杨云龙，原是野战部队作战参谋，转业后，被田剑云拉来当了副队长，是队里有名的“武诸葛”。

另一名助手李泽林，从市局刑侦科挑来充实特警队，专长刑事现场勘查。

眼下，田剑云要急于弄清：一个多小时前，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尽管从报案电话中说到一伙匪徒开枪袭击，但报案人对匪徒有多少人，如何袭击，得手后逃往何处等等，却无法交代清楚。

从眼前的惨状可想而知，边防哨卡人员已是凶多吉少，甚至无一生还。要弄清事件的真相，尽快追寻匪徒逃跑的方向，唯一是靠现场分析和判断。

田剑云一边思考一边走近路旁那摊鲜血，细心地观察。

“这里有过一番激烈的搏斗，”刑警出身的李泽林说，“此人流了这么多血，仍能顺斜坡爬到坡上的哨卡确是不简单。”

田剑云点点头，分析道：“若无猜错，伤者是哨卡人员，他爬上去是为了报案。”

三人沿着血迹顺坡而上，走到两具伏地的尸体前，见尸体仍紧抱自动步枪，田剑云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。

他看到，两人中弹的部位都是脑门正中，若非神枪手，岂能

射击得这么准确？

“你检查一下是什么枪弹。”田剑云对李泽林吩咐。

李泽林从腰间掏出锋利的匕首进行解剖。田剑云与杨云龙则向哨卡走去。

在哨卡门前，杨云龙忽然轻声道：“且慢，以防不测，我守大门，你从窗口进去。”

待田剑云走近北面窗口，杨云龙拾起一块石头往门内一抛，将注意力吸引过来。

见里面无动静，两人分别从大门和窗口跳跃进去，一个翻滚，举枪靠墙而立。

在不大明亮的灯光下，屋内的情景尽收眼底——

摆在东北墙边的桌子掀翻在地，电话机摔烂成几瓣，从电话机落地处一条血迹通向西南的墙下，灰白色的墙上，写有一行血字：

“匪徒7人，乘军用吉普车，逃往……”

他俩见到，一个军人伏在血字旁边的窗口上，伸出右手指向青峰峡深谷。

“这位军人告诉我们，7名匪徒已乘军用吉普车逃过青峰峡。”杨云龙说。

两人上前将军人扶起平放在地，发现他腹中插上一柄匕首，大段的肠子已从小腹流了出来。

显然这位年轻的军人，身中匕首，仍凭着坚强的毅力爬上斜坡，进入哨卡报案，电话机砸烂后，用手涂着鲜血写下血字，直到无法写字，拼尽最后一点气力，爬上窗口，用手指向匪徒所逃之路。

杨云龙从死者衣袋掏出军人证，上面写着驻军排长林岳明

的名字。

田剑云拔出林排长腹中的匕首，用手掌抹去木柄上的鲜血，见上面刻上“保家卫国”四个字，他脸色突变，一句话脱口而出：“是边境部队侦察连专用防身武器，难道……”

这时，李泽林走进来，他摊开手掌上两粒带血的子弹头，用肯定的口吻说：“匪徒使用的是部队新式微型冲锋枪。”

田剑云一听，脸色显得更加难看了。

军车被盗

突然，外边传来一阵阵高亢的警笛声。

田剑云与两名助手走出哨卡，只见一辆辆红蓝灯闪烁的大小警车从山下直奔青峰峡，远远望去，车队就像一条腾跃的火龙。

市公安局局长郑清松从指挥车上走下来，他目光扫视整个现场，顿时脸色铁青。

田剑云迎上来，将现场勘查的情况作了汇报。

郑局长皱了皱眉头：“匪徒是军人？”

“可能是退役军人，”田剑云说，“而且，今夜出手杀人的肯定当过侦察兵。”

“是根据匕首判断还是因为他们的枪法很准确？”

“这仅是一方面，”田剑云说，“我仔细检查过林排长的左手腕，上面五个发黑的手指印深入肉里，这‘龙爪擒拿术’一旦练成，能空手夺刃，手脚若被搭上，立时四肢酸麻，直如钻筋入骨，

任有天大本事，也难以施展。这项绝技由于可致人残废，只控制在边防部队侦察连极少数骨干内训练，但练成的寥寥可数。”

对田剑云的判断，郑局长自然相信，因为田剑云原是边防部队侦察连长，曾拿过军区比武全能冠军，他不禁显露忧虑说道：“这帮匪徒看来不好对付，依你之见，眼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？”

“立即展开围追堵截，”田剑云果断地说，“匪徒闯过青峰峡，目的应是逃往边境，甚至逃亡国外，一路上，他们还会再杀人，再闯关，若不及时拦截追捕，那就后患无穷。”

郑局长点点头，对身边的刑侦科长周光说：“你以市公安局名义，通知沿线所有关卡全力堵截匪徒，要行动快，措施果断！”

“我补充两点，”田剑云说，“其一，要尽量用卡车或大树设置路障，不让匪徒驾驶的吉普车闯过关卡；其二，若匪徒开枪顽抗，就将他们消灭！”

“就这么通知。”郑局长一锤定音。

周光转身走上指挥车，用车台对讲机发布命令。

“我们马上沿公路追捕。”郑局长说。

恰在这时，他的手提电话响了。

电话是市委书记打来的，他说出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。

原来，在青峰峡东北方约 20 公里处的驻军出了大事——

深夜 10 时 50 分，驻军团部接到军区紧急通知，称有一伙全国通缉的匪徒，正往西南边境方向逃窜，要各地驻军配合公安机关沿线堵截。

驻军团首长将命令部署到青峰峡边防哨卡后，正要组织堵截行动，却发现团长乘坐的吉普车被人从车库盗走，接着又传来更坏的消息，两名流动哨兵被人重击致昏迷，扔进围墙外的

草丛中，他俩携带的微型冲锋枪不翼而飞……

团长一时猜不出事变的原因，他也不相信那帮全国通缉匪徒会在军区通知的同时到来，即一面逐级向上汇报，一面与当地政府联系，请求公安机关协助破案。

市委书记介绍了上述情况，指示郑青松局长迅速组织警力协助部队侦查这起严重事件。

“吴书记，我现在刚到青峰峡，这里也出了大事。”郑局长赶忙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……”市委书记焦急问。

郑局长将青峰峡边防哨卡发生的事情作了汇报。

“在驻军作案与青峰峡闯关的会不会是同一伙人？”吴书记提出疑问。

“从地点、时间和作案手法分析，应该是同一伙人，”郑局长用肯定的口吻说，“从驻军团部到青峰峡仅有 20 公里，匪徒乘坐的是军用吉普车，杀害两位民兵使用的是部队新式微型冲锋枪。”

接着，郑局长汇报了目前采取的行动措施。

“整个行动由你全权指挥，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。”吴书记立即作出表态。

关上电话，郑局长一挥手：“立即追捕！”边说边跳上了指挥车。

一分钟后，除留下几名刑警清理现场，浩浩荡荡的警车车队冲进青峰峡，朝匪徒逃跑的方向急追而去……

特急命令

山区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当 30 多辆大小警车冲过青峰峡深谷，再沿着蜿蜒盘旋的公路展开大追捕时，天空忽然下起滂沱大雨，疾风夹着雨点击打车窗玻璃，发出“劈劈拍拍”的声响。

若按平时组织追捕，郑局长必定安排田剑云率领特警队，在前头发挥尖刀作用，但今夜他却让田剑云坐在自己的车上，他要给这位英勇善战的特警队长亲授特殊的任务。

果然，车队刚过青峰峡，郑局长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密码电传。

“这是深夜 11 时 15 分，上级公安机关发来的特急命令，”郑局长脸色凝重地说，“我未来得及部署，青峰峡哨卡就出事了。”

田剑云接过密码电传，开亮电筒一照，见上面是“特急通缉令”几个醒目的大字，浑身就如触电般一震，他匆匆阅读下去：

特急通缉令

西南边境各地公安机关：

最近全国通缉的“中原特大抢劫、杀人犯罪团伙”其大部分团伙成员在我公安机关围捕下，已陆续落网。但是，包括 3 名主犯在内的 9 名骨干分子，却屡次跳出了公安干警

的围追堵截。

据可靠消息，这9名重大案犯，除2人因被我干警击伤，行走不便而被同伙抛入江中淹死外，其余7人正急促南下，并将于近日内接近西南边境一带，企图越境逃往国外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这7名重大案犯均携带枪支、弹药及其它凶器，一路上已制造多起血案。尤其是为首的3人，曾在边防部队某部侦察连服役，退役后因腐化堕落走上犯罪道路。他们熟悉边境一带地形，擅长丛林作战，且身怀绝技，枪法准确。其余4人均是犯有杀人、抢劫及贩毒罪的死刑越狱逃犯。

为避免我干警及群众不必要伤亡，各地公安机关在沿途追捕拦截中，若遇匪徒抵抗，可采取果断措施，将他们就地歼灭！

附案犯基本情况及特征：

.....

读完“特急通缉令”，田剑云只觉得心底冒起一丝丝的凉气：在上级公安机关发出的通缉令中，首次使用了“就地歼灭”的字眼，可见匪徒不易对付，且事态相当严峻。

“田队长，照你看我们眼下追捕的这帮匪徒，与通缉令中指出的7名重大案犯是否同一伙人？”郑局长侧头问。

“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可能性极大，”田剑云分析道，“他们同样是7个人，又是6男1女，从作案手法及凶残程度，两者比较相似，尤其是逃窜时间和方向，与通缉令所指的完全一致。”

这时山间的公路转弯多，车队的速度不得不放慢。

郑局长点燃一支烟，凝神沉思。

“你还记得当年东北‘两王’吧？”郑局长忽问。

田剑云点点头，脑际浮现了一幅惊心动魄的追凶场景——

1983年，东北“两王”连续抢劫、奸淫妇女，并开枪杀害多名军人，他们跨越大半个中国，摆脱成千上万警察的追捕，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，成为轰动一时的国内、国际新闻。

直到半年后的中秋前夕，这两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东北“两王”，才在江西武夷山密林中被我干警围捕击毙。

“在追捕‘两王’的战斗中，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，”郑局长说，“我不否认，我们大队伍整体行动的必要性，尤其有利于设卡、布防、围捕、堵截，给案犯以阻吓和威胁，但目标过大又容易被对方钻空隙，特别是面对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，硬拼只能给我们造成更大的伤亡。”

郑局长望了田剑云一眼，继续说下去：“我们正在对付的这帮匪徒，比当年的东北‘两王’强得多，他们不但人数多，且训练有素，武器精良，一般的干警在他们面前根本不是对手。真正能够与这帮匪徒正面较量的，只有你手下的这支特警队。我的意思是，待发现匪徒的踪迹，你便立即带领特警中的精英，迅速展开追踪和正面交锋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田剑云明白老局长的用意，他想起一本名叫《林海雪原》的小说，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剿匪的惊心动魄情景，在他眼前一幕幕浮现。

突然，车队停止了前进。

对讲机响了，前头开路的警车报告：“发现一辆撞在路边大